



三位宿儒笔下的万盛山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简云斌

万盛历史悠久、山水神奇，有“千年漆州”“抗战煤都”之誉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前人留下的文字不多，特别是文学作品寥寥无几，令人遗憾。

但庆幸的是，历史上有三位地方宿儒、县志主纂，为万盛留下了宝贵的文章，分别是：道光版《綦江县志》主纂罗星写的《桃源桥叙》，民国版《南川县志》主纂韦圣祥写的《海空洞记》，民国版《桐梓县志》主纂犹海龙写的《磨子洞记》。三篇文章皆堪称佳作，值得反复品读。

罗星与《桃源桥叙》

罗星（1777年~1858年），字稼崖，号春堂，綦江永里黄沙坎（今綦江区永城镇黄沙村）人，为清嘉庆、道光年间邑中名儒。

罗星出身于书香世家，13岁时熟读四书五经，16岁时从读瀛山书院，20岁入县庠为生员；24岁赴省城乡试后，肄业于成都锦江书院；27岁开始设馆教书，从学者众。罗星才华横溢，可惜科场不利。31岁再次参加乡试时，因妻病重，发挥失常。妻子去世后，罗星写悼亡诗30首，无意科举。直到44岁时，他才又一次参加乡试，中第九名举人，轰动綦城。次年，赴京会试，未中，从此淡泊名利，闭门教书育人、著书立说。綦江进士伍辅祥、伍浚祥、举人吴泽棠等，皆受业其门下。

罗星著作甚丰。清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綦江县令宋灏聘请罗星修撰县志，他仅用时4个月即成书，共12卷，是綦江第一部成书的县志。

罗星晚年厌弃尘嚣，从綦江县城移居蒲河花门，在汤窝寺温泉（今万盛

经开区樱花温泉公园）建有别墅，夏天常携子弟到白云寺（今万盛经开区南桐镇营寨村）避暑，写下《白云寺避暑七截诗十二首》，并在两块巨石上留下“凌云”“承露”书刻。

罗星的母亲霍氏是今南桐镇金兰坝人，他常到此游览。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其门生兼表亲、金兰坝人霍楚山募资在干河沟（今名为养生河）修了一座桥，罗星欣然将此处命名为“小桃源”，并撰写了《桃源桥叙》。16年后，霍楚山将此文书写刻碑，立于桥旁。

品读此文可知，170多年前的金兰坝，是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，峡口“河流汨汨，岸芷汀兰不断”，进入坝内，青山如屏，小桥流水人家，“草木际天，四望空阔”，“粉垣高屋，掩映于竹堤松坞之外”。最令人心动的是张三塘瀑布，“悬流数十丈，白映一村”。如此佳山秀水，兼之村民生活富庶，“田皆膏沃，出谷坚实”，难怪罗星称它为“小桃源”。

金兰坝虽青山依旧，但风景已不如以前。当年罗星撰写的《桃源桥叙》碑，以及罗星题书的“小桃源”碑，至今还散落在金兰坝峡口竹林中。

韦圣祥与《海空洞记》

韦圣祥（1875年~1932年），名麟书，字圣祥，晚清廪生，晚年别号“六一子”，南川县铁村坝（今南川区铁村乡）茶陵溪人。

韦圣祥早慧，15岁即考上秀才，17岁设馆教学，24岁补廪生，博览群书，尤醉心于经史文辞。戊戌变法后，倾向维新。民国初年，受聘于县中官学主讲，著《自治箴言》为授课教材，后弃官学而办私学。自1913年起，仿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体例书写日记，共23卷，惜散佚无存。1925年县知事柳琅声聘其为县志总纂，重修《南川县志》。韦圣祥费尽心力，历时三年半完成，全书14卷约50万字。韦圣祥文章德行冠绝一时，为一代名师。1932年4月，韦圣祥病逝于巴县辛氏馆，终年57岁。

1926年，韦圣祥曾到丛林海孔洞（当时海孔洞一带属南川管辖）游览，为这里的风景所陶醉，写下

《海空洞记》一文，载于其所编纂的《南川县志》中。该文气韵生动，文采飞扬。

2000年，我在报社工作时，一位叫杨正富的老先生送给我一份地方史料手抄稿，其中就有《海空洞记》。我视若珍宝，一直保存至今。

读文可知，韦圣祥游览海孔洞时，海孔洞还保持着原貌，“四面苍山复沓环拱”“平田十亩，溪流蜿蜒，绿竹亘岭，红叶映山”，风景甚佳。洞内景观丰富，有造型各异的钟乳石，有人工雕凿的佛像，还有乡人为避匪修建的房屋、仓库等建筑，以及文人题写的“豁然开朗”“天然图画”等石刻。

由于海孔洞平敞宽阔，地形隐蔽，抗战和“三线建设”时期，这里两次被作为兵工重地，之后海孔洞内外迥然大变。幸有韦圣祥这篇《海空洞记》，为我们留下了昔日海孔洞有关风物的记载，令人神往不已。

犹海龙与《磨子洞记》

犹海龙（1868年~1938年），名学湖，字镜涵，号海龙，生于贵州省桐梓县夜郎里上坝（今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双坝村）青龙庄。清光绪癸巳年（1893年）恩科举人，曾参加“公车上书”，调用广西知县，民国时期曾任湖南芷江县长，两次当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后因政变未赴任。1928年，与侯树涛、赵元勇潜心编著《桐梓县志》（1930年出版），得到各界高度评价。犹海龙还参与修订了《续遵义府志》。1931年，他回到家乡上坝定居。1938年3月病故，终年70岁。犹海龙还著有《犹氏族谱》和《矿产论》《磨子洞记》《爬抓溪》《尧龙山》等诗文作品。

犹海龙的《磨子洞记》载于民国版《桐梓县志》，他笔下的磨子洞，不是万盛经开区丛林镇白龙湖村那个磨子洞，乃是位于关坝镇原兴无厂（渝州齿轮厂）旧址的一个溶洞，或称“风岩洞”，20世纪90年代万盛开发旅游时，曾与附近几个溶洞一起称作“湊溪迷宫”，后来开发失败，现已封闭。

时代的脉搏里重新审视自己的边界与归属。一次次区划调整，像江流改道，既是大势所趋，亦是为此片山水寻求一个更合时宜的发展定位。

巴县的隶属，曾如一枚棋子，在历史的棋盘上悄然挪移。初归川东行署区，如游子暂栖；1952年随行署撤销复归四川，似有叶落归根之感；然而时日不久，又于1958年划入四川省重庆市管辖，这才如溪流入江，与正在崛起的山城命运交织。其间，疆域亦在变动中呼吸——时而拓展，时而收束，直至1975年后逐渐沉淀，终于像一幅徐徐定稿的水墨画，初具轮廓。

真正的巨变，发生在1994年岁末。一纸批复重如千钧。巴县之名从此隐入历史深处，成为永恒的岁月追忆。巴南区的新名称在晨雾中升起。长江在此成了笔墨的分界，原巴县北岸22个乡镇如离枝的秋叶，飘向他处；长江南岸“两街两镇”则如潮流的轻舟，自九龙坡渡来，泊入新的巴南区港湾。地名更易间，是无数人记忆的迁徙与乡愁的重新安放。

1997年，重庆变成直辖市。不仅是行政隶属的改写，更是一场深刻的身世转型——巴南开始褪去“粮猪二元”的旧袍，换上工业与城市的甲冑，在机器的轰鸣与楼宇的生长中，春风得意地向着现代主城区的新貌加速奔跑。



道光版《綦江县志》、民国版《桐梓县志》、民国版《南川县志》翻印本。

犹海龙此文重在描写磨子洞的险要地形和防御功能，但从其洗练、传神的文笔中，亦可想见，昔日的磨子洞曲折幽邃、景观奇绝，难怪也被称之为“小桃源”。文末提到的“耆旧之诗”，指的是犹海龙的先辈、晚清文人犹道平和犹贵平的题壁诗。犹道平的诗为：“路人桃源又一山，顿忘远近犹跻攀。虽然未与仙家逢，也得浮生半日闲。”犹贵平的诗为：“赫赫深岩一洞天，携琴访友作游仙。虽然未到嫦娥地，也算浮生有夙缘。”

由于该洞现已废弃，犹道平和犹贵平的诗无从寻觅。不过，在与磨子洞相连的全生洞里，倒还保存着另外两首题壁诗，一首不知何人所作，一首是犹海龙自己写的。从落款来看，此诗写于1929年。当时川黔一带兵连祸结，匪乱如麻，民不聊生，作者虽文笔故作轻松，但对时局的深深忧虑，还是体现在字里行间。



罗星题字“小桃源”

千禧年钟声余韵未绝，2001年的巴南，已在思索中蓄力。区委、区政府立足这片热土的禀赋与渴望，提出了“工业强区、农业稳区、三产活区、科教兴区”的十六字方略。它不只是一句口号，更像一部时代的发展史诗，奏响了全区上下奋进的共鸣。工业的脊梁日益挺立，终使巴南跻身全市工业十强区县之列。荣耀渝州！

同一年，一场静水流深的变革同时在基层启幕。43个乡镇，被重构为27个。乡镇的合并调整，非简单的加减，而是筋骨的梳理、血脉的疏通。它精简了行装的重量，却凝聚了前行的力量，让基层治理的能力更强，脚步更稳健，让全区战略的蓝图在每一寸土地上扎根生花。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伟大时代的变迁之势锐不可当！这变迁之历程，恰似长江在此处的流转——既有大开大合的改道，也有细水长流的雕琢。每一次边界的描摹，都是时代在巴山渝水间落下的注脚；每一次隶属的更迭，都是为了这片土地更好地拥抱明天，继而书写出一纸千钧的疆域诗篇。



老巴县今更靓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姚代云

重庆市巴南区的前身，是有“巴渝名邑”之誉的古巴县。其建制之早，可溯至两千三百余年前，堪称华夏建县史上的明珠。

自周赧王元年（公元前314年）秦置江州县始，这片土地便开启了有籍可考的县治文明。北周保定元年（561年），垫江、枳县并入，始以“巴县”为名。自此，“巴县”二字，便如江水般流淌在历史长卷中。

历代以来，巴县多与郡、州、府、路同城而治，作为“重庆母县”，其境域曾囊括今日重庆中心城区大部。昔日渝中之地，即巴县衙署所在，街巷市井间，尽显府廓首县的厚重气象。

时代更迭，城郭新分。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，至1932年冬勘划界址，巴县县城及周边两路口、姚公场、南城坪、海棠溪、弹子石等诸场镇渐次划入市区。1939年，县政府奉命迁出城区，治所几经辗转：初至人和场（今九龙坡区华岩镇），再徙李家沱马王坪，后驻南泉之地（今属巴南区），如同一叶承载着千年行政记忆的舟楫，在战火与变革的江流中漂泊。

直至1954年，巴县人民政府最终定驻鱼洞，这艘穿越了漫长岁月的古舟，方在长江之畔落下安稳的锚桩。一段迁徙史，亦是一部地方治理与国家变迁的生动注脚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这片浸润着三千年烽火烟云的古老土地，又在